

雪

文/姚桂芳

前天晚上健身回家的路上，突然有凉凉的东西落到脸上，“啊，是雪！”等待了许久，终于等来了雪，雪在人们焦灼的目光中携带着冷风飘落下来。

这是2012年冬天的第一场雪，也是最后一场雪，它已经飘飘扬扬地舞到了岁末，看看银白的天空，好像没有要停的意思。望着楼下玩雪的孩童，放眼银装素裹地洁白世界，雪！有多少人在渴盼着你，又有多少人在等待着你，遥望着你呀？

如约而至的雪，竟然如此明了人们一颗颗焦盼的心。

雪落在脸上，一股凉意顿时沁入心脾，令人清新、澄净。在雪的世界里，我们无需遮挡，勿用躲闪，就让这大自然的舞者荡漾着尘埃、沁润着万物吧。

心，就这样走进雪中。

雪裹在风里，慢慢地飘落，尽显飞扬舞动，优雅而飘逸地落下，虽没有层层叠叠，但声音却是美妙的，风声，落雪声，就是二重奏，和谐地演奏着自然界的华丽乐章。犹如天籁之音，轻轻划过心际。

于是又听到了童年的声音。

那是一次雪后。清晨，正在睡梦中的我被母亲叫醒：“懒猫，快起床！外面下雪了！”我心里顿时激动起来，迫不及待地爬出被窝，掀开窗帘一看，外面果真是一片白雪皑皑的世界。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以最快的速度穿戴停当就跑出了屋门。大街上，父亲和姑姑、邻居们正在扫雪，已有一帮小孩子在雪里玩耍了。于是立马加入，滚雪球，打雪仗，堆雪人，欢声笑语犹如阵阵清脆的铜铃声，冲上云霄，萦绕在村庄上空。当玩累了，才静下心来眺望一下眼前的童话世界。房顶上，树木上，公路上全部被白雪包裹，整个世界变成了银白色的。一夜之间，天地怎么全部变成了白色？纵然那时已经知道雪花是从哪里来、怎样变成的，可是面对这银装素裹的世界，却还是感到茫然、不知所措。童心的世界，驻满疑问，易被现实所惑。好在童趣总是占据上风，不懂不会的道理可以从书中查阅。

这个清晨，就这样被一场白雪惊醒。嬉闹着，快乐着，只是那一双双小手，冻得通红，像一根根胡萝卜。

孩子们在疯玩着，父亲和姑姑、邻居们却还在忙碌着。每次雪后，父亲总是带领家人清扫积雪，因为门前的大路，总是人来人往。父亲曾经在家门口目睹过一位奶奶因为雪后路滑而摔伤的惨剧，让人心悸。所以每逢雪后，必定清扫出整条道，以方便出行的人们和车辆，直到他去世那年的冬天。父亲的举动只为了方便行人，然而在我中却成就了一个人的情操，平凡中亦有闪光的亮点，熠熠生辉，不会因岁月的流转而黯淡。

这样的一幕幕场景多么熟悉。它们已经深深地停驻在心底。

落雪，听雪，玩雪，那是孩童的欢声笑语？还是父亲沙沙的清扫声？抑或是植物香甜的酣睡声？

一切的音响，都来自心灵。每年下雪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父亲扫雪的情景和温馨地笑容。

用心倾听，落雪有声，用心感受，雪的美丽和纯洁，你的内心便会永存温暖和幸福。

大头的家信

文/李代金

可是等人们找出大头爹，他已经血肉模糊，大头娘哭得死去活来。

大头娘没敢写信告诉大头他爹的事，她想让大头在外面好好干活，好好长出息。尽管家里从不给大头去信，但大头的信还是每月一封按时寄回来。看到大头的信，大头娘就高兴，往后，她得指望大头了。

终于，就快春节了，大头回来了。大头白了，胖了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大老板。大头娘打心眼里高兴，笑着说大头啊，你可真有福气！大头听了嘿嘿地笑。突然，大头娘哭起来，大头拉着娘的手说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大头娘说，你爹要是知道你有了出息还长了身体，他不知有多高兴呢！大头问，爹呢，我怎么没见着他？大头娘看看大头，把大头爹的不幸告诉了大头，大头听了拍着手叫起来，爹没了，没了，往后就没人骂我打我了！大头娘盯着大头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爹一直都很疼你……大头点头说，对对对，他很疼我，他知道我不会写信，把信都写好了交给大德，让大德交给我寄回来！大头娘听了一愣。大头娘赶紧去找出那些信，认真一看，可不是嘛，那都是大头爹的笔迹。

大头娘拿着信风一样来到大头爹的坟头，她跪在地上，流着眼泪说，大头他爹，我一直以为大头出息了，原来却是你写的信，你给了我一年的快乐啊！大头他爹……大头娘掏出打火机，将信点燃，烧掉一封，又烧掉一封……

文/鲍安顺

生智，张支书突然眼睛一亮，他指着一条小路说，从那儿向前走十多里，在一个山谷里有一个山洞，阿华是不是走迷路躲藏到那里去了。

当我们赶到山洞时，天色已经晚，可是找遍了洞里洞外，也没有找到阿华。张支书更急了，他额头上直冒汗，平时尽是喜悦之情的眼睛里，现在却愁云密布了。正在我们三人几近绝望地站在洞口茫然四顾时，张支书突然兴奋地说，你们听，对面山岗上的小树林里有动静，还有他哼的歌声，一准是那小子在山上找吃的，错不了，咱们赶快去逮住他！

阿华终于在我们三人合围下手就擒，他含着泪对张支书说，父母一年到头不回家，与外面欺负他的人打架后又被爷爷奶奶骂，他生气了，就逃迷路来到这里，幸亏有山洞，不然他会被冻坏了的。张支书听了，一把搂住阿华，小声道，孩子，咱们回家吧！那天，当我们一路回走着，月亮意外地爬上来了，高悬在雪野上空真是艳美奇绝。当我们临近村庄，隐约看见一片灯火通明了，电已经通了，灯光的海洋与雪夜悬月相映成趣，让我们行走的步伐变得轻松矫健。



着信跑回家，高兴地对大头娘说，大头来信了！原来这次大头的信不是白纸，密密麻麻地写了大半张纸。大头娘笑眯眯地看下去，大头问爹好问娘好问庄稼好，说自己很好，不让家里为他担心，说他在外面会好好干活，奔前途，长出息。大头娘看完信，眉开眼笑，对大头爹说，你看大头真长出息了，我就是要慢慢来嘛！

此后每隔一个月，家里都会收到大头的来信，大头爹看到信高兴，大头娘也高兴。大头娘没事的时候就把大头的信拿出来念念，晚上也放在枕头下面，睡醒一觉都要去摸一摸。

这年夏季，雨水特别多。大头爹担心村校的安危，冒险来到村校，看到村校的操场已经成了水塘，教室也开始进水了，他非常疼心。大头爹去打开一间教室，他想看看教室里面怎么样，是不是漏雨了，大头爹刚一进去，没想到年久的土墙房子突然倒塌了下来，把大头爹给埋了进去，村里人知道出事后，赶紧来翻墙救人，

雪山寻踪披月归

子。我们既累又饿，浑身湿得直冒热气，脚上的鞋子沾满了泥土。张支书带我们来到一个避风的山凹里，吩咐大家休息一会，吃两个随身带来的冰冷坚硬的馒头后再继续寻找。当时我有了畏惧情绪，于是疑惑地对张支书说，一个小孩子在冰天雪地里走失了怎么可能，他一定去了亲戚家，闹得咱们在这儿活受罪。张支书听了，皱着眉头大声喝斥我，你知道那根葱，阿华的父亲是独生子，他的母亲是几千里之外嫁来的，有个狗屁亲戚。可以看出他非常焦急了，他抽了根烟后说，进咱们村，只有一条小道，可是半道上有一条叉路是通向野猪林的，走上那条道别说小孩子，就是道路熟悉的大人也会迷路的。

一个下午，我们三人都在野猪林一带四处寻找，可是没有见到阿华的影子。大家更累更渴了，张支书抓起一把雪放在口里嚼了起来，他用我们听惯了的爽朗声音说，吃上几口雪，有劲了再找，今夜不归也要找到那小子，那可是个健壮可爱的小后生，不仅学习成绩好，还唱得一手好山歌呢，歌声漂亮，人也长得漂亮。张支书说着说着，眼睛红了，声调颤抖起来逐渐有点哭腔了。不知是不是急中

手与爱

文/张琪瑶

晚上，大头爹跟大头娘商量，要让大头跟包工头大德出门打工，但大头娘不同意，怕大头出去有什么闪失。大头爹生气了，他说让大头一辈子待在村里，永远不会有出息，永远都娶不到老婆！

就这一句，把大头娘给震醒了。大头傻里傻气的，都快三十的人了，连个媒婆都不肯上门。大头娘含泪点头答应了。大头爹是村校的校长，没想到儿子大头却是大字不识一个。

第二天，大头娘告诉大头出门的事，大头听说要让他出门打工，连忙摇头，说我不去我不去！大头爹瞪着大头吼一声，不去也得去！大头爹拿出一叠信封和一个本子，告诉大头说让他给家里写信。大头摇头说我不会写，我不写！大头爹说，十个信封，每月一封信。等信封用完，你也差不多该回家了。第一个信封我填好了，往后的你就照着写！大头爹说完就把信封和本子塞进了包裹里。

尽管大头一千个一万个不同意，但他还是跟着大德去了远方。

一个月后，大头爹收到了大头的来信，大头爹兴奋地拆开，抽出信纸，傻眼了，白纸一张。大头爹吼一句，笨蛋！大头爹将白纸扔了。大头娘将白纸捡起来，她说大头不会写字，但给我们寄了白纸回来，这也好啊！说明他进步了，知道寄信了！我知道，你一心望子成龙，慢慢来，大头会好起来的！

又一个月，大头爹又收到了大头的来信。大头爹看了信，一放学就拿

十五年前的一个腊月天，我来到一个偏远小山村搞年关扶贫工作。没有想到一夜过后的早晨，大雪封山了，山野的一些树被暴风雪折断，一些民房的瓦梁被厚厚的积雪压垮，通向山村唯一的电线也断电了。更糟糕的事是当时有人来村里报告说，留守少年阿华失踪了，因为淘气出走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归家，他的爷爷奶奶急得生病双双躺在了床上。

村支书姓张，是个果断精明而性格粗犷的人，平时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张老粗。他得到消息后立刻下令说，村主任去乡里电管站联系修通供电线路的事，文书和妇女主任去了解村里的灾情立刻上报，他带着村治保主任去找阿华。我听了问张支书，是不是带我一起去找，因为我没有事干也急得慌。张支书听了说，好吧，不过漫山遍野地去找，把你累坏了可怎么办？我抖动着身子显得很威武的样子说，我身子骨强硬着呢！张支书幽默地说，是呀，咱们要踏雪寻踪献爱心，为了下一代赴汤蹈火也不怕。逗得大家都笑，村办公室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。

我们沿着山村通向外面的唯一小路寻找，整个上午也没有见阿华影

曾经的我是一双小手，生命中总少不了一双大手的庇护。小手没有那浮华绚丽的辞藻去描述她，但却有一颗质朴的心在乎她。

那是怎样的一双大手呢？纤纤细长的十指有着年轻的力量；娇柔细嫩的皮肤，能干得粗活累活；坚挺的骨指和浅浅的纹痕勾勒出一双娟秀的手。小手喜欢被大手牵着，也许是小手喜欢拽着大手，因为那时小手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；小手喜欢被大手挠得笑出泪花，因为那时小手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；小手喜欢大手做出来的所有饭菜，并不因为饭菜的可

口，而是因为那时小手就会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暖意流入口中……总之，小手喜欢大手所做的一切事情，也许那并不一定多么伟大，却让小手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存于心头。

渐渐地我与大手长得差不多大了，可大手却依然把我当作小手。在大手的时间里唯独没有她自己，在大手的时间里，小手便是她钟表的中心，大手的时针分针秒针全都围绕着小手。渐渐地大手变成了一双苍老的手，历经沧桑的岁月留给她皴裂的痕迹。十指不再纤长，却充满了保护小手的力量；皮肤不再

细嫩，刻满岁月留下的痕迹。但是，小手依旧喜欢被大手牵着、依旧喜欢被大手挠得笑出泪花、依旧喜欢大手做出来的所有饭菜、依旧爱着大手，因为大手爱小手。

一次，那慢慢长大的小手问慢慢变老的大手：“你为什么那么爱我？”

大手不紧不慢地回答：“爱你不需要任何理由。”

哦，小手喊大手“妈妈”，大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大手只是想一直用非常年轻的生命姿态来呵护小手的啊！

小手也爱大手，永远！

非常感受

来稿请发送到邮箱 qwbahanghe@163.com

